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五回 露機謀含冤殞命 盡臣節構死毆奸

當下寇兵部一見吳進將太子並血書一道、龍鳳玉環一並呈上，一驚一喜。即將太子抱轉一觀，但見他尚睡熟，生得龍顏虎額，儀表堂堂，好生憐惜，連忙懷進後堂，交與夫人接下，說知：「太子在此，小心安放。」然後轉出中堂，呼聲：「吳進，難得汝夫婦一片忠誠，懷了太子到來。且喜本官又於昨天次妾方才產下一子，且待□天之外，明奏上君王，說：「我馮氏妾一胎產下二子，可以混雜了。此根原方不有露蹤跡。汝且回行，悄悄將小女兒交與陸娘娘，待等明天奏知聖上，且看事情如何。」吳進曰：「卑職領命，自然今夜將小女交轉娘娘。但太子貴比玉葉金枝，大人須要小心提護乃可。」寇爺曰：「不須多慮，本官自然小心保護。」吳進欣然辭出寇府，回至內街已初更時候。與妻說明，已將太子付交寇大人府中收藏下。杜氏聞言，只得含淚付交女兒與丈夫。且喜女兒尚還睡熟未醒，正天就其命之君脫離災難。當日杜氏忍不住淚流，只因小女兒無辜遭此一難。此是父子有天性之恩，人人如此，個個皆然。惟可羨者，吳進既有此忠心為主，其妻杜氏乃一婦耳，亦與丈夫一心無二，為奇特也。後日新君報其恩德，是天錫善良之美行，觀此信不誣矣。是夜吳進藏了小女兒，離了自衙，一程跑進外宮。有宮女稟知娘娘，喚進內。吳進將女兒跪獻上。娘娘命宮娥接轉觀看：小小女孩尚還熟睡，不覺觸動愁懷，紛紛下淚呼：「吳卿家且請起。哀家領汝大恩尚未報謝，何必行此大禮。難得汝小小微職，沾受國恩有限，一點忠心為主，古今罕有為其匹。但今汝須有此心，惟哀家大有不忍，小小女孩未分禍福。倘吾今禍及此小女孩，於心何安？無辜同歸此罪，深為可憫。哀家惟有來生圖報耳。」言罷更覺動悲。有吳進呼稱：「娘娘何須悲感。倘今皇天庇佑，聖上施恩，娘娘復正東宮，即微臣幼女孩死生有何干礙。勸娘娘保重貴體，且待明天奏知聖上，報喜如何？」陸娘娘准奏曰：「卿家且請回，只恐奸妃暗中差人探聽，則不妙矣。」吳進領旨拜辭出宮。回歸自衙與妻杜氏商議，不過敘談此事，話不重煩。

先說龐娘娘此日打聽明，「冷宮陸後產下兒子，但聞小孩兒哭聲，但未知男女，不敢擅進。前奉懿旨，今特來奏復，請娘娘定裁。」龐娘娘聞奏唬了一驚，曰：「不好了。想來陸後只可產下女兒。倘產是太子，他復回東宮之位，定必立他子登基。必不能立吾西宮之子，是大不妙也。」心頭悶悶不樂。是夜，天子駕幸臨宮。龐娘娘接駕，宮燕排開。敘問龐妃上奏：「君王，臣妾子須幼，今蒙陛下隆恩，位正東宮。懇乞聖上立妾兒子為嗣，臣妾母子深荷天恩矣。」神宗王微笑曰：「御妻已受蔭東宮，自然立汝子為嗣，何須多慮。」龐妃曰：「臣妾是憂眾臣阻勸耳。」天子曰：「此乃國家一定之規，立長不立幼，立嫡不立庶。汝子至今不過對歲之年，緣何即此一時提及起來？今寡人推猜不出，汝且明白說來。」龐妃曰：「此立太子，乃國家至重事，妾豈不嘖嘖介念於懷？只今求懇陛下勿食今夜之言為感。」天子曰：「群臣須有諫阻，寡人自有主意，御妻何須慮過多言。」住表是夜宮中夜宴，再言次日早朝。有王門官啟奏：「萬歲爺，有司禁外宮官吳進奏報聖上：陸娘娘於昨夜三更一點產下太子，至今傳命報喜。」眾文武大臣聞報喜，盡皆稱：「賀喜我王，天降儲君。國家有幸矣。」天子曰：「眾位卿家請起。」此時天子心頭明瞭。昨夜龐妃奏請，要立此子為嗣之意。即曰：「眾卿家，前者寡人有旨：陸後尚產下太子，即復回東宮；倘產是女，不許相見。既今陸後產是太子，且宣他母子上殿，然後復回東宮。」是日宣到陸娘娘，宮娥抱了假太子。陸後山呼見駕。「昨蒙聖上托賴，賜下一子，特今奉宣上殿。」君王命司禮接轉：「待朕一觀太子。」當時陸娘娘唬得戰戰兢兢的抖振，悔恨昨天換去太子。倘事一敗露，實乃欺君了。「恨哀家主見差了，早知聖上要觀看兒子，不若往寇府取回，然後見駕未遲。如今不妙也。」當日君王無非一觀太子，乃好意欣然，豈有預得是女孩頂冒？如陸後顏色不變不發抖振，即端然無事。偏偏無有膽識。當時君王一看陸後，正要開言，忽見他振騰騰觀著太子，心下狐疑。不意將太於龍鳳衣抖開一觀，即變龍顏，大怒喝聲：「潑婦欺侮寡人！」將小女孩一摔，攢死於金階之下。群臣不能搶救，各各大驚，齊同動問：「緣何陛下即將太子拋死於金階之下？臣等不能匡救，可惜太子一命嗚呼。臣等皆有罪矣。只懇求陛下諭知緣由。」此刻神宗王帶怒曰：「卿等不知，這陸氏將女報男身，負欺君大罪。況寡人有旨在先：產下太子，可贖前罪，赦復回東宮昭陽之位；產下女孩不許見寡人。茲今有此膽大包天潑婦，混將女報男，違法欺君，罪莫大焉。」即出旨賜死。有眾臣一聞天子之言，各皆驚駭，多言：「國母危矣。緣何陸後乃明哲賢良之女，如何今日反作此愚頑欺君之事？實所難解。」群臣只得齊齊下跪，懇求聖上念著元配恩情，況國母淑德素聞，今須有罪，還乞陛下開天地之恩，念著太祖昔日垂愛骨肉親親之義，從寬思赦。則臣等不勝沾恩。」神宗王怒曰：「前者准眾卿之奏，從寬減法，死罪輕饒，幽貶外宮。已有旨在先，生男復位，產女不許相見。茲今潑婦違法欺朕，死有餘辜。眾卿不必多言諫淨。」傳旨值殿將軍用白綾絞。

當時寇兵部自思：「此事我也差了。只因先進朝見君，後宣國母，不能將真太子替轉上朝，至累國母身亡，皆吾之過也。」只得不畏死復奏曰：「老臣罪該萬死，逆旨無辭。惟君者天也、父也；後者地也、母也。然父母有大故，為子者不得不力諫諍。慈今國母須犯逆旨之條，懇乞陛下准依臣等所奏，復禁外宮，從示貶罰，作盡其國法，足見陛下仁慈，法外施恩。臣等之大幸矣。」當下天子怒氣略減，正要開言。只有奸相龐忠曰：「寇大人，汝太覺多言了。此乃國法，當得如此。聖上旨意已定，何必饒饒多舌。」有寇爺聞言，怒氣勃發，罵聲：「奸賊，汝前者送了陸太師一命，今又當殿前惑君，毀低國母。良心喪盡，不為神鬼之誅，必受五雷轟頂。枉居首輔之尊，不免臭名千古。」龐丞相卻被寇爺罵得羞慚，大怒喝聲：「老匹夫，吾好言勸汝，公言國法，並非干涉於汝，何得殿前辱罵老夫，又將陸雲忠一事提起？想必放走陸鳳陽，也是汝之主見？是必有之。均同一黨，好生可惱。逆旨忤君，汝該得何罪？」寇爺怒氣衝衝，正要開言，天子即曰：「二位卿家不許多言囉嗦。惟今陸氏兩次干犯國法，斷難准依免難。眾卿不許再奏。」傳旨押出復旨。

當日陸後亦知此事弄差了，但說出真情，太子藏在何方，即害及寇兵部，並累及吳進了。如今太子已有著托，旨意已出，料難挽回聖上之心。今哀家一死也無掛慮矣。即默默不言，隨押出殿去。當日奉旨絞了陸後。正是：天烏地暗，日色無光。天下母儀遭此枉屈，鬼神有不得而怒，天有不得而變者乎。一刻復旨與君。眾忠良不勝悲感，人人下淚，懇求陛下念著元配之恩，傳旨天下舉哀。天子曰：「陸氏有罪，例應另貶塋墳。既今盡了國法，眾卿等念念不忘國恩，且准奏，遍告舉哀，用王後禮附葬王陵。又將小公主屍同一穴。」旨下畢，正要退朝。卻說東平王先趕回朝，未得知會齊四路王爺。是日報進在午門外候旨。天子傳旨進見。高王爺山呼朝見禮畢，天子賜坐。高王爺謝恩坐下。天子曰：「王卿鎮守邊關，緣何無旨宣召，私自回朝？見朕何也？莫不是邊疆有甚變故否？」高王爺見問，只朗言曰：「臣奉命鎮守邊關重地，例不應擅離，私回見駕。惟臣於邊關飛聞近日朝中大變，陸太師三朝元老，秉性剛良，身居宰輔，王家御戚，一朝慘死。又聞陸娘娘因些小失禮，即幽禁於外宮。如今陸太師既死，只求陛下免究他子陸鳳陽，赦轉無罪陸娘娘，臣即領擅離邊疆、違旨不奉宣之罪矣。」神宗王聞說怒曰：「卿家遠鎮邊關，怎知曲折原由？陸雲忠縱於行兇，打死龐雲彪，已有定案。寡人念著均同國戚，恩赦免究陸雲忠，只將陸鳳陽推問。不想包府尹不奉旨，不問供，私放出城。似此強橫，國法何在？致陸雲忠當殿毆君，大屬不敬，有何可赦之例？陸氏身居母儀，只可司化宮崎內事，豈得無旨宣召出殿見君，多言父親，藐視君上，應當即正國法。只因眾臣力保，故此暫禁外宮。不想茲今又逆朕命，將女報男。不正國法，有壞規條。」

當日高王爺即時歸國，還未知陸後被害，只一心要君王赦轉，豈知來遲半刻，國母已歸天。當時一聞君王說出不好來，即大言曰：「陛下，如今陸娘娘如何處置？」天子曰：「方才午刻賜下白綾殮下了。」高王爺一聞此語，怒氣騰騰，按捺不住，在文班中目睜睜看著龐忠，厲聲曰：「夫婦者，五倫之中。陛下乃天下臣民所仰賴，君臣人倫之首。今三綱五常乖吝，實因陛下內寵奸妃、外任奸臣，自然朝綱不立。臣世受國恩，焉忍國家顛危著此。今擅離重地，律有明條，只一出關時，已構著一死，不望生還。龐忠忠父女同謀，陷害了陸娘娘父女。陛下溺愛，不深加究察政。忠良、國母，同時被害。今臣生不能手刃奸權，死後厲鬼啖他之屍。」有龐忠聞言大怒，罵聲：「莽匹夫，當殿叱君，無風起浪。老夫秉公報國，汝怎知吾害了陸娘娘父女？彼乃自犯國法，於

老夫何干？莽匹夫體得含血噴人，先活自口。」

高王爺聞言怒氣沖天，大喝：「老奸賊，父女內外、迷惑聖聰。將來江山送在汝手內。打死汝這老奸臣，以免後患。」即除下紫金冠，當頭一摘去，龐國文閃躲不及，打在額角之上，鮮血淋漓。神宗一見大怒，喝聲：「賊臣膽大無禮！君前毆打國丈。且陸後父女有罪，當得處決。汝不問明緣故，當殿罵君。況汝一身負罪還未議處。無旨奉宣，擅自回朝。算來藐視王法，罪應賜死。念在開國王親之後，死罪赦脫，國法難容。削職為民，屏逐回山東故土，永不再用。」

有龐相奏曰：「陛下明見：如將他削職而回，未明心跡如何。倘不守臣節，定必回關。彼有雄兵□萬，戰將百員，干戈一動，難保平寧。削職不如收禁天牢，命朝臣往潼關削去兵權，收繳回符印。再命智略武員代為鎮守潼關，出示安民之後，然後貶逐他回故土，未為晚也。此是萬全之策，伏望我主參詳。」天子聞奏，點首准依。當日滿朝臣內，有忠良之輩，見天子事事准依奸相，言聽計從，人人含淚，個個生嗔。思量聖上寵用奸相，忠言不入耳，逢迎佞語作為腹心。想來他不以江山為重，反以忠言為草芥，殺的殺，屏逐的屏逐，索性由他，不行諫淨。眾忠賢不約同心。

是日收禁了高王爺，即日退朝各散。至第三天，四位藩王前後趕進京中，到了金亭驛，下了車馬，傳令各各家丁進歸驛內頓貯下。眾王爺茶用畢，有平西王動問驛丞官：「近日朝內如何？高王爺可曾回朝否？」驛門官見問，連忙下跪上稟：「眾位王爺早回朝中三天，國母娘娘可救矣。並高王爺已囚天牢也。」驛官將此大變一一稟明。眾位藩王聽罷，又驚又怒，一眾歎惜曰：「目擊奸權敗先王法度，聖上屏逐忠良，任用群奸。只憂江山有礙，吾等少不免羊歸虎口，怎能逃遁？只預將性命的力爭，以盡臣節耳。只可惜賢良哲後娘娘遭此慘亡，是可哀也。」說畢四人悲感，且待明朝見駕。是日乃辰時候，設朝已散。故四位藩王尚待明天見駕。惟面君時四位王爺未知吉凶禍福如何，下回分解。